

何煜生参演的短剧剧照。受访者供图

退休后，他在短剧里做霸总



“所以，你有说过那句台词吗，‘少爷好久没有笑得这么开心了。’”这是见到何煜生时，我们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。

眼前的他身材瘦削挺拔，穿着柔软的羊毛衫和熨烫妥帖的西裤，从头到脚都写着“精致”。年轻时，他在一家国企做外贸工作，严格自律。退休后，他从上海到成都养老，坚持健身。年初，他偶然“出道”，眼下已经拍了近20部短剧。

他演过菜农、道长、茶园老板，但被分配最多的角色，是爸爸、霸总，以及霸总的爸爸，他说，“我们主要是给年轻人做配角。”

即使是配角，何煜生也有自己的思考。

这两年，短剧爆火，有人聚焦其创造出的新财富神话，也有人吐槽这些讲述的内容单薄浮夸。何煜生的关注点不在此。他有退休工资，可以比较从容选择自己的角色。相比之下，他更在意的是自己在剧里戏份最后有无被删减，有没有演绎出不同的角色特质。

他将这作为一份真正的事业，从头开始经营。因为他相信，作为一种新的呈现形式，短剧完全可以承载更多内容。而这些可能性，就是属于他们这群中老年短剧“配角”的春天。

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刘雨薇 熊英英

1

“不为钱，但也不是玩票”

今年61岁的何煜生，接到的第一个角色是在一部学生剧里演一位父亲。

“学生剧，就是学生团队拍摄的短片，一般是作为他们的毕业作品。”何煜生记得，在那则短短的招聘信息上，专门备注了“报酬比较低，非诚勿扰”。

但为了这个角色，何煜生自己掏腰包，从成都飞回了上海。

“因为我需要这个演绎经历。”今年年初，何煜生加入了一个短剧招聘的信息群，群里都是他这种可以做群演配角的中老年人。这里面的选角流程很直接，影视制作公司将演员需求发给经纪人，经纪人发到各个演员群里，大家根据信息投递简历，再从中进行筛选。

这样的群演群组，除了按照角色划分的，还有按照地域划分的。例如，川渝群、江浙群，零零散散，光是何煜生加入的都有10多个，且个个都满员。激烈竞争下，有相关演绎经历，能拿出演出片段的占有绝对优势。

于是，在数次被拒绝后，何煜生开始自己刷经验值。

第一部学生剧他拍了两天，都是夜戏，拍到凌晨2点。他饰演的父亲，因为不理解孩子的选择，在家里大发

脾气，摔砸打骂。按照一天300元的报酬，他“发了两天火”，收到600元的劳务费。

但对报酬，他唯一的诉求就是将成片发他一份。

不久后，他再次自掏腰包，从成都飞到杭州，为一家银行拍摄宣传片。在片子里，他是享受到相关金融政策的茶园老板，导演希望他既要接地气，又要有企业家的气质。

有了这两次经验，慢慢的，何煜生的演出机会多了起来。

“我不为钱，但也绝不是玩票。”何煜生将这作为人生的第二份工作，他拿出了上一份工作的专注。在这个短剧井喷、不断刷新流量的当下，一部100集左右的短剧，拍摄时间不会超过7天，最夸张的一次，导演要在5天里拍完，于是，即使只是配角，他每天在片场也要待到16个小时以上。

刚开始，他会通过看经典影片来研究角色的微表情，但后来他发现，在短剧里这样行不通。“每集只有不到2分钟，不会给你慢镜头呈现微表情。”于是，有伙伴告诉他，短剧就是需要更夸张的演绎方式，“要一眼就看出这人是好是坏，在狂躁还是在高兴。”



封面新闻



何煜生接受封面新闻采访。刘雨薇摄

2

“30亿，没问题！”

直到现在，何煜生都很难说，自己的努力有没有达到理想状态。因为外形条件，他演绎最多的还是各种霸道总裁。第一次看见剧本里，需要他甩出黑卡，然后说“30亿，没问题”时，他第一反应是问导演：“真的是30亿吗，30个，亿？”

导演摆摆手，让他照样演就行了。

“但我接触过的总裁都不是这样的。”尽管心里嘀咕，但何煜生还是按照剧本，用坚定狂傲的语气说出了这句台词，“灯光打着，一堆人围着你，后面还有那么多戏排着，全剧组一天花费要上百万元，你没法笑场，也不能笑场。”

后来，何煜生知道了一个词，“演员的信念感。”

他觉得自己还够不着演员这个称呼，但他还是接受了短剧里这些看似“悬浮”的故事。在现场等戏时，他和其他伙伴聊天，有阿姨讲述了自己一边拍着短剧，另一边每个月还要花上千块充值看剧。

“我其实觉得就是当下大家的一个情绪需求。”尽管入行不到一年，何煜生觉得自己已经历了好几波短剧的风向，“复仇爽剧火了一部，于是大家就扎堆在拍，每天平台上都能更新几十

百部同类型的。”类似的，还有逆袭、穿书……在何煜生看来，短剧是靠剧情抓住受众的猎奇心，“大家不是说叫狗血剧吗，越狗血就越想知道结果，或者说，哪怕知道结果，也要看到最后。”

这也提供了海量的配角需求。何煜生发现，参演短剧的中老年人大致分为两类，一类就是他这样的，最看重的不是片酬，还有一类是真的以此为生的。

“以此为生的老师就会很在意通告，将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。”何煜生遇到过一天跑几个剧组的伙伴，上午在一个剧组做女主家的势利亲戚，中午则要赶去另一个剧组做男主的富豪家人，晚上还要再去一个剧组。一般这样跑一天，拿到的劳务费接近1000元。

“但是不适合你的角色，就会很别扭。”何煜生就觉得自己的戏路有点窄，他习惯了演霸道总裁，一面对镜头，不自觉就会进入状态。但是在一部戏里，需要他演一位卖菜的父亲，面对少小离家成为明星的女儿，他相认不相识。拍摄时，就在成都一条繁华街道上，他没有了打着发蜡的发型和三件套的西装，卖菜父亲眼神里的怯懦、怀疑，他始终觉得自己没演出来。

3

“短剧可以承载更多”

这样的经历，让将短剧作为事业的何煜生有些挫败感。他自己总结，演戏要自然，情绪是不能演的，犹豫、生气、思考……这些情绪不是靠演出来的，而应该是自然流露。

所以，他选择剧本时就更为认真。

就在几个月前，一部以中年霸总为主角的短剧爆火，开启了中老年短剧的风潮。何煜生认真看了那部剧，隐藏身份的中年霸总，遇到朴实善良的中年女主。他觉得这其实就是把年轻人的爱情故事，套在了中老年人的身上，反转、爽点、套路都是类似的。

但他又觉得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趋势。在以中老年人为主要受众群体的短剧中，当主角变成中老年人，或许故事情节和受众的经历毫无相似，但至少年龄层次是比较贴近的，“先聚焦到了这个群体，内容还能慢慢调整。”顿了顿，何煜生补充道，“那我们这个年纪的也能去做主演了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但面对这种机会时，他还是将角色和自己的配适度放在第一位。最近，就有导演将一部中年人为主角的剧本发给

了他，故事中的中年夫妻，没有任何身份的“金手指”，两个离异的普通人，相遇后的柴米油盐，平淡生活。

何煜生很喜欢这个剧本，但因为之前饰演“卖菜”父亲的经历，他觉得这个故事自己并不适合参演，“因为我还不是会很会去演一些更需要自然演绎的角色。”

不过这样的悄然改变也足够让他惊喜。作为上海人，他特别喜欢王家卫导演的作品《繁花》，那种精雕细琢的华美让他沉醉。但作为短剧演员，他也认可这种极快讲述的表达形式，“短剧这种形式本身在当下是有意义的，但在内容上还可以承载更多，讲述更多类型的故事。”

在何煜生看来，或许在当下，短剧的华丽故事与真实世界之间有一定的割裂。但这种割裂也可以被慢慢填补。

还是饰演的霸总爸爸，何煜生最喜欢的是自己在一部短剧中，一点点将被骄纵得无法无天的女儿掰正，引导她真正成长，挑起重任。

——“所以你看，即使是披着短剧和霸总的皮，也可以讲述一个父女一起成长、相互理解的故事。”他说。